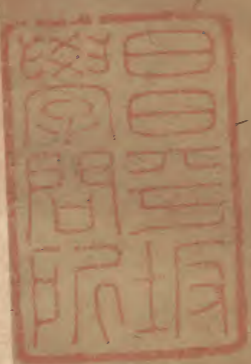


御批通鑑輯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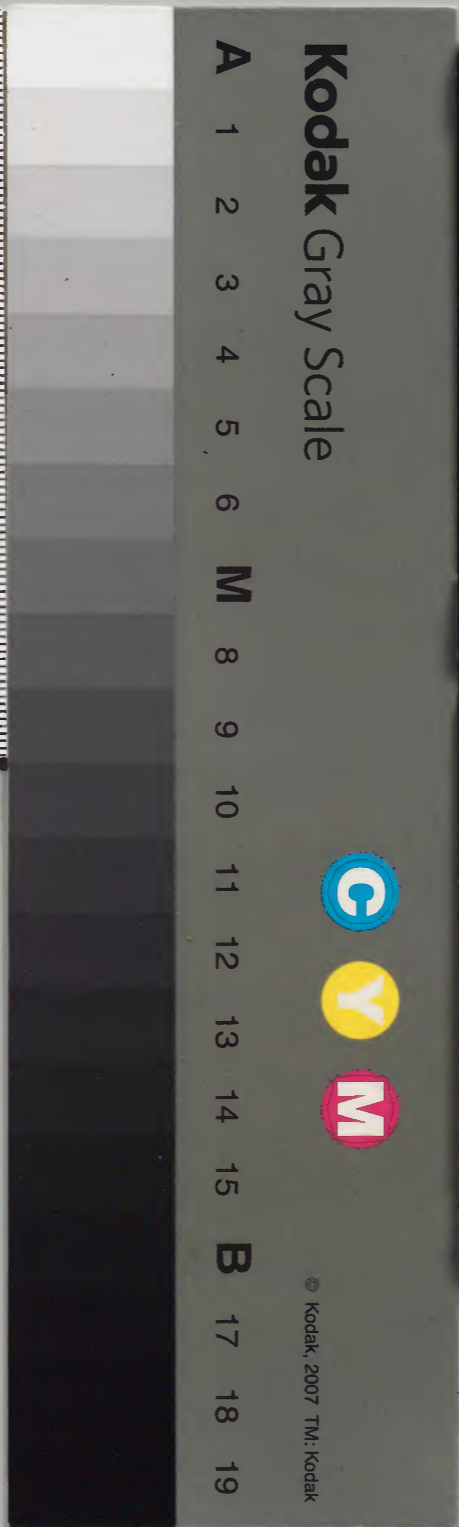
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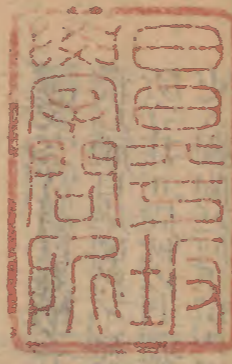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二 八 五 函		二 一 九		漢 書
四 架	六 冊	三 號	類	



				二 一 九	漢 書 門
六 四 冊	一 二 架	八 九 函	九 三 號	三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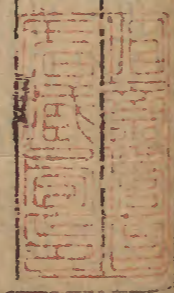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3
冊數	64 (57)
函號	285 18





明 英宗皇帝

淺草文庫



丁卯 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訥格

永樂二年沙州酋長琨濟榜邁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處之尋以琨濟

榜掌衛事進秩都督同知訥格乃琨濟榜之長子襲父職爲都督按訥格舊作喃哥琨濟榜舊作因即來今

並改後仿此等兄弟乖爭部衆多攜貳甘肅總兵官任禮欲

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請入居甘肅禮遣

使偕訥格撫諭其部衆而親帥兵隨其後比至訥格之

意中變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遣兵追之收其全部

入塞

凡一千二百餘人

帝命徙之山東

居其頭目於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爲三屯

明英宗皇帝

居清平博 自是沙州遂空已為罕東明衛後廢地在今安西府燉煌縣東南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在肅州西嘉峪山西麓明洪武初置有城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諫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錢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淚下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之門下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素與敬宗善合致意敬宗不可忱謂振曰陳公嘯強未可以勢力致願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一致耳慮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後致仕歸與時勉先後

隱微之會國子監橫之時能以禮自處嗚呼不細其所守甚正周忱以封疆大吏入覲闕廷何至與出涓相比附在已既以苟合取

其久不義又豈光明正夫者之所為乎此若謂忱無江南頗多善政慮振陰害掣肘故不得不相結納以冀寬厥施不知大臣果公正自矢本無庸以疑畏相察若托宵小以容身則律已之天端已矣雖政績姑梅又豈能蓋其終身之玷哉

夏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本降番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帥閩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陰而成閩奴於邊已而寧喚青縣本宋清州明改青縣今縣屬天津府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勲戚如奴隸諸勲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致敬於輔及是輔既衰老又數為喜寧所侮亦屈節以避禍矣

秋八月甲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宋新為福建左布政使

新為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具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新抵任後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以楊洪為總兵官鎮宣府

洪威望素著衛拉特使至托克托布哈額森皆致書于洪并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二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敕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字文輝代鎮討之未幾以糧盡輝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

必欲生致思機發犁其巢穴意乃廉於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為平蠻將軍統兵十五萬討之

夏四月兩畿出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

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道一萬貫全家戍

邊後至天順中始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隋縣今屬河南衛輝府漫曹濮抵東曾潰壽張沙灣在

張縣東南永樂初分黃河合大清河入海一自滎澤漫

支流由此至臨清入衛河河舊在城北及徙於城南又由陳留歷睢臺入渦

鑄子鈔會一時權宜濟急尚不免流弊多端豈可行之久遠明初仍元鈔法猶可云諸務未定至此則規模已定自宜講求圖法以冀流通况明知鈔貫之行格難行若置更張弊政乃轉嚴立科條申之厲禁實麻于本末動身之施矣

口注見前至懷遠宋軍元改縣今屬江南鳳陽府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自黃河全入於淮不復由大清河入海及是復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呂於是二洪遂膠淺而臨清以南運道亦益艱阻京師飛蝗蔽天

罷保舉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傅璿上虞人給事中余忭奉化人御史涂謙豐城人屢以為言遂罷之由是進退人才大權一歸王振矣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為佃人素無賴其俗佃人輸粟主家餽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令無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躡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二百捕之被殺幾盡巡檢及縣官皆遇害茂七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一縣俱唐置今屬延平府進圍延

可無張海以御史按捕以珍寇氣何賊至城下尚不思撻擊迫擒轉為寇奪尉諭已屬庸怯無能及其說求撫復代為縱類乞恩致賊益肆猖狂固彌年重煩兵力是賊勢之熾海曾以亂賊之事定以後以崇華文淵等皆以縱寇被誅獨未聞有議及海之罪者失刑亦已甚矣

平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貫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帝遣御史丁瑄史傳無里系勦撫而命都督劉聚參都御史張楷字式之慈谿人以大軍繼後時福建兵衛久弛及茂七倡亂村氓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使宋新貪虐於是相率從茂七為盜眾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在沙縣西南陳山之麓自稱剽平王設官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

懋為平夷將軍保定伯梁瑄銘之子平江伯陳豫瑄之孫副

之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江浙兵會討

冬十一月幸大興隆寺

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時建王振重修之役軍

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改賜新額延

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

童焉

二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於延平

瑄始至先令人齎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沙縣區之

賊渠林宗政等攻後坪瑄與都指揮雍楚邀擊斬首數百級擒其黨陳阿巖送京師伏誅及是瑄因

沙縣民羅汝先誘賊復攻延平瑄督兵分道衝擊賊大

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山寨者聞

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在陳山之攻剗州縣

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欲盡

殲賊眾懋不可下令招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

伯孫走餘眾潰散懋遣兵分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

是劉聚張楷至建寧頓兵不進日飲酒賦詩為樂及聞

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劉福

心不平訴陳懋奏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

不問然功亦竟不錄當是時浙閩盜所在蜂起皆以誅王振為名諸將帥率玩寇而文吏督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闕則建寧知府張瑛敗賊於建寧城外斬首五百餘級進擢參政後以逐賊被執死

之汀州推官王得仁擊擒賊渠陳景政等餘賊驚潰浙
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斬賊蘇牙於蘭谿處州知府張佑
擊敗劇賊擒斬千餘人帝數降敕詔讓諸將諸將無以
自解乃飾詞委咎文吏王振方欲殺朝士威眾於是柳
華已死猶坐前奉詔捕盜措置失當致賊益熾遂籍其
家男戍邊婦女入浣衣局御史汪澄坐前帥師會討受
賊詐降不進兵御史柴文顯坐前按福建賊起匿不奏
俱被極刑而未新以貪虐致變反得長繫尋遇赦謫驛
丞天下咸惡振之橫而咎當時之失刑云張瑛字彥
華浙江建德人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汪澄仁和
人柴文顯浙江建德人
蘭谿唐縣今屬金華府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

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出騰越
界龍川江流入焉又南經孟養東始謂之金沙江下流
至緬甸入海考雲南金沙江有二一自東北至四川
合大江一自西南至緬甸人南海二江異流而同名賊柵西岸官軍造了梁濟師
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方輿紀要一名鬼窟山在孟養西南巔驥連破其

十餘柵墜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五

養至孟邨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蠻皆震聳曰

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邪驥慮大軍遠涉餽餉不繼謀

引還而諸蠻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發蠻稱其長之號

稱發思陸不據孟養驥知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

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

遂班師驥凡三討麓川卒不能得思機發議者皆咎驥

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注見前訓導詹英

貴州抗疏劾驥掩敗為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

問思機發至景泰五年為緬人所執送京師誅之

夏四月曠盜葉宗留為其黨陳鑑湖所殺巡撫浙江大理

寺少卿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招鑑湖降之。

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諸

境。蔡議耿定和州人。僉事王晟郟城人。敗歿於麗水隋括蒼縣。唐改

麗水。今為處州府治。

都指揮英剛禦之建陽晉縣。今屬建寧府。都督陳榮

與戰玉山唐縣。今屬廣信府。皆死。監軍都御史張楷檄永豐宋

安府今屬吉知縣鄧顥樂昌人。擊之。被執不屈。死賊勢日熾。遠

近皆震及茂七誅。二人擁眾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鑑

湖遂殺宗留。稱大玉建偽號。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

集。鑑湖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

榜入其寨招之。鑑湖遂降。鑑湖至京。帝有兵死。繫錦衣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

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凡卿

抑於內官之下。遂為永制。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字士謙。江寧人。入內閣預機務。

益博學強記。三楊雅重之。及是入直文淵閣。

六月。旱。

災。或入南斗。

南京謹身等殿災。

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宗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術拉特分道入寇。按元自順帝北去。術裕錫哩達喇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孫。承

緒。國號尚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興復為辭。其名甚正。至郭

勒齊布尼雅錫哩等。以速族相繼。竄立改號。繼輒。後術拉

漢示寵任。宦官致令。察與
處。大典其夫。已其至九
卿乃朝廷重職。其子闕等
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
所關。豈容替乃。以刑餘
醜。豈其其。張蓋中。即
尚書以下。使列坐。亦竟無
一人。敢與抗爭。駭觀聽。而
喪。在。際。更。不可。問。道。不。世
而。內。官。監。視。各。部。者。無。不
俯。首。部。臣。之。上。作。威。作。福
者。為。固。然。其。英。示。作。師。之
過。有。以。致。之。

特漸強諸部相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哈額森及小王
子等皆弒遂吞併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帝嫡裔有殊今
自特古斯特穆爾被弒以前既改書南侵以正其
義而于額森大舉則仍書入寇以別之後並倣此

自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王振以藻飾太平為
名賞資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以二

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

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

分道大舉入寇初額森欲舉兵內犯托克托布哈勸止

不報及是額森遂借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

拉舊作阿刺今知院寇宣府并圍赤城見又遣別將

寇甘肅額森自擁眾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在大同府陽

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成之子武進伯朱兌榮

子與瑛俱與額森戰於陽和高縣是為監軍太監郭

敬所制遂敗歿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先是

入南斗侍講徐瑛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及是瑛遣

其妻子南歸妻重遷有難色瑛怒口汝欲為衛拉特婦

邪妻遂行徐瑛字元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鄭瑩侍郎于

謙力言太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再

三諫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越三日車駕即發京

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

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

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帝親征之舉雖為家樂

而朝廷故親履行陣武功

即以不振至宣宗時疆場

無警邊境三出不過關兵

而邊無關利害若額森之

分道大舉本非可以輕敵

而張輔等宿將尚在未嘗

不可假之參劾以清邊障

英宗軍旅未測豈宜冒昧

親征致貽大辱總由王振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欲據邊功以圖封賞而自
揣擅權已久又不肯獨出
監軍遠離中禁貽他人摘
發之機故必欲挾為親行
止圖自遂其私而不顧置
其君于危險英宗不知特
悟其術中幾至禍延宗
社宜貽貽害之烈殆比漢
唐而更甚矣

章請留振。旋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尚書
王佐、鄭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
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
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
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眾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舊驛有堡，在宣化府懷來縣西。額森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
從紫荊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不復改
道。宣府鄭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請
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
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本蒙古人，其父

巴圖特穆爾，水樂中降賜姓名吳克忠。及其弟都督亮

接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今改。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畧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

綬，本蒙古人，其祖薛古洪武中降，賜姓。帥師四萬往援，次鷓兒嶺，在宣化

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眾欲

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

餘，不得水。人馬饑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

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

帝詔曹鼐草勅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

已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眾裸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

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

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

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

駙馬都尉井源尚宣宗女嘉興公主都督梁成主貴尚書王佐鄺

林直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

營敵以校尉袁彬字文質江西北新晉人來侍額森擁帝至宣府傳

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

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寧伯劉

安榮之都督郭登字元登英之孫出謁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額

森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敗報聞帝入敵營之次日遣千戶梁貴以袁彬書示懷

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師以

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賫金寶文綺載以

八騎皇后僦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請還車駕

羣臣聚哭于朝議戰守特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

情洵洵侍講徐珵言謂之天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莫

若且幸南京尚書胡濙首言不可侍郎于謙曰欲遷者

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

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是謙言力贊

之太后遣額森太監興安厲聲曰若去陵廟將誰與守金英因此程

出之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使不得報越三日太后命郕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啟王始行

遷通州糧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

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

遂付灰燼于謙以為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

于候富象緯

陳以行

擊歸里

止知保其家而不復關

心圖是已乖臣分及敗報

既聞人情洵洵輒敢妄

言天命已去倡議南遷使

而英宗幾成靖

返國之罪更

非于謙急名外

持勤王死守則根本一搖

劫大事不可必又安望他

日之復辟乎是宗漢李綱

不能行之于宋時者謙

獨能行之于明英宗之

得歸故國謙實不為無功

明英宗皇帝

酒樓刑賞置置云下
為公之道哉

糧至京者官以脚值給之都御史陳鑑總其事

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英宗長子為皇太子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收遣官募義勇繕兵甲脩戰

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交臣如軒

輒武臣如石亨渭南人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

臣請以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王深納焉京前戰陽

還降官又是以謙薦授

籍王振家夷其族

邠王攝朝羣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事

中王竑字公度掉順髮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邪

與眾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

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允其請眾乃定尋執王

山至台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

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

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方于謙

諭眾也既定謙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最篤老執

謙手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益于是朝廷

封楊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

額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帝為書遺

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偽也。自今有書悉拒毋受。于是洪一意堅守。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趾還。通拒守清化事見前。改戶部員外郎。尋以事謫廣

東河泊所官。掌收魚稅未入流。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外郎

守備居庸。通上言。聞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

口宜各增兵。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八

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從之。通

進郎中。又擢副都御史。

月書明。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以翰林院脩撰商輅。字宏載。彭時。字純道。入內閣預機務

以陳循高穀舉也。輅。稱三元。明代惟輅一人而已。

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安以額森欲與帝結嬖。啟王王切責之。尋自大同馳至

京師言帝已進已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

宜正典刑。王令禁錮之。尋得釋。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

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墮于寇敵。此不可

屈者一也。敵假議和。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

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機人

犯五也。通上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

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今宜急命大同宣府守將

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

勅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

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

事下禮部議行之。

英宗倉猝遜位正旦子統
之親詣均休戚尤宜與廷
臣協力同心籌策以還
正駕方為無忝大義况既
奉命監國庶務原足資代
理何必亟稱尊號始能繫
屬人心乎乃羣臣以太子
冲幼國賴長君請于太后
不過攝制邸王親親大位
之隱以巧為迎合耳至岳
謙所進繼統之旨得自口
傳視鑿武致寶靖康手勅
更無實據安知非希意矯
解乃竟持為受命之券襲
位以元不復以改君為念
其情偽自不可掩顧猶驚
竊再三避歸邸邸所謂欲

皇太后命邸王即位是為景帝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有

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

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邸邸羣臣復固請會都

指揮岳謙使謂拉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

以奉祭祀王命受命以明年為景泰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字明明晉江人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為名夫

事歸朝廷則治歸官官則亂况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

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勵義

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山

東布政使裴綸湖南廣監利人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

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死內地已

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人責綸陳狀綸服罪

乃已時臨洮府同知田賜聽選知縣單宇陝西舉人段

官詔以為祀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

丁華敏上書言官官十害畧曰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

以萬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即下賤民膏害一也情

勢於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

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為奸納粟補官貴賤

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

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受徭徭

所所聯巨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

售他人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也奏

求場房遊接商旅恃強賒買經歲不還行賈坐蔽莫敢

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俸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役煩

重捶楚不堪害八也置買物料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

九也。監工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

滅浙江福建銀場課。

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

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懷慨奮勵，脩城堞，繕器械，捐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傳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

以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為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黃蕭養。南

蕭養以行劫被獲，繫都司獄，禁不嚴。蕭養潛使人納

斧飯中，至夜與囚百七十八皆破械出，劫軍器局，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眾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鄉民避賊至城者，皆不納。歸則盡為賊殺。從賊者益眾。帝以信民為僉都御史往討。信民先為廣東叅議，有惠政，士民聞其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獎勸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賊勢漸衰。蕭養剋期請降。會信民暴卒，賊聞之，曰：「楊公死，吾屬何望？」遂復大掠。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帝命興充副總兵，督軍討蕭養。興至廣州，賊列千餘艘，勢甚張。興縱兵奮擊，殺死者無數，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荆關。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不能禁額森之陷白羊抵

紫判長駮深入則所謂守
邊者屬虛談而把君實無
可逃非論者引社稷為
重之言以曲為之說所見
甚謬蓋孟子民貴君輕之
語特因戰國殘民以逞故
為此論以針砭時君非為
臣子而設也後之迂儒遂
以得報已帥甥鄭公孫申
之事強為牽合妄以社稷
與君分別輕重殊乖正理
試思君為社稷主有君乃
有社稷若蔑視其君則社
稷又為誰守乎况君臣交
子義等在三皆一尊而不
可易君陷于敵而即可別
奉一君則何異父劫子盜
苟竟謂他人父有是理乎

孟子武宗返國亦天誅
然設竟臨敵欽稽輸又將
何以自解若謂從權濟難
不得已而置之危以圖安
則何以分羹對人知其
非而于此猶迷而不悟乎
讀史者多未能見及故中
外義以正之

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鏐奉皇太后命詣上皇所告帝
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并致書額森
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眾議欲大舉入寇帝必南
遷大都可有也叛闡喜寧從上皇北狩叛復盡以中國
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至邊督諸將開關召總兵鎮
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為然乃詭言奉上
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山陽和進陷白羊
口一作白楊在大同守備通政使謝澤死之澤督兵扼
風揚沙兵抵紫州關喜寧與額森弟大同王夾攻關城
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戰死敵遂入關長驅而
東

詔諸王遣兵入衛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
然後奏聞

京師戒嚴

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
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將帥
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遼東
人等陳德勝門當額森悉閉諸城門絕士卒返顧下令
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
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笑下其誰非之

所過州縣擁上皇出紫荆關去帝以謙亨功大進封亭
武清侯加謙少保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於殿長獻景
三陵寢殿而餘寇之未
出關者分屯畿內四出剽掠諸降人亦乘間並起帝以
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帥孫鏜范廣討捕之遣官脩復
寢陵

詔止勤王兵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拉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
為汪兵較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其合眾
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哈遣使
入貢帝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問之
十一月脩沿邊關隘

上皇至衛拉特

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哈銘

蒙古人幼隨其父為通事從上皇

寢天寒以膏濕上初上皇入敵營之夕額森有異志會
皇足跡日侍左右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寢幄復有異彩乃止及是上
皇所居毳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若龍蟠額森見
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却之愈敬服自是五
七日必進宴置酒為壽稽首行君臣禮

以左都督朱謙

夏邑

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先是楊洪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史
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眾始定至是學士陳循以洪
善戰請帥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叅洪軍務

主驥三討麓川皆無功而返老師糜餉其罪且不可道及軍還而過苗人梗化攻掠諸城驥既聞之得豆得視如隔膜則發兵勅捕分所宜然乃百姓遮道陳訴驥竟以不受命討苗為辭去之惟恐不速是誠何心又御軍無律轉使苗人殺斃死亡數萬

所必及乃君臣進劾朝廷皆置之不問且更倚以平苗貴罰之偵亦甚矣

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今洪既留京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鎮守乃以朱謙鎮宣府紀廣揚俊洪之子副之王竑及夏忠魯瑄守居庸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驥自麓川還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明後置軍民府清平屬都勻府諸衛貴州東路閉驥至民遮道訴驥曰吾受命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亡數萬比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羣臣劾王振兼及驥朝議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至是苗益熾命驥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討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丹徒人為皇太后立妃汪氏順天人為皇后

彗星見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寧夏

喜寧勸額森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餓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乃止額森遂自寇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留數千人於河套明史地理志大河自寧夏衛東北流過榆林衛北至廢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河套也一統志今為鄂爾多斯地時入寧夏為寇

景皇帝

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衛拉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

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並移昌平縣治于內今順天府昌平

州治即永安城也明正德元年陞縣為州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於邊

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止給冠帶其輸納者或米或粟或豆或草

或按馬或牛驢或銀如于宣府大同其後兩畿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而米之輸尤多已而監生郭佑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合民納粟者賜冠帶令軍旅稍寬而行之如初是以空乏啟寇心也章

下廷議

閏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栲栳山在朔平府平谷縣西北

寇入大同至沙窩在朔平府東北即沙楞河口登奮擊破之追奔四

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盡奪所掠而還白土木敗後邊

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

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帝耕藉田。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字文敬共從子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

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好叅

將許貴字用和江都人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揮李鐸

岳謙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待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惟法如此。何以敵懷移檄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

五季北漢砦。元改為關。明置偏關所。今為縣。屬寧武府。

野狐嶺

注見前。

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寧夏慶

陽朔州被敵殺掠甚眾。

叛亂喜寧伏誅

寧數誘額森入邊寇掠。郭登謀知之。聞額森會上皇以

寧欲殺袁彬

額森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上皇帝欲殺彬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使。使

費往返爾。寧聞怒曰。欲急歸者彬也。乃欲殺彬。患之言于額森。使寧還京索禮

物。而令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參將楊俊預伏兵

城下。具酒勞寧。酒半伏發。遂擒之。送京師。羣臣雜治。磔

于市。

上皇聞寧誅。曰。臣此邊境稍寧。吾南歸有日矣。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

夏四月旱。

五月。總督侍郎侯璉

字廷玉。澤州人。破貴州苗。

時羣苗西至龍里

明衛。今為縣。屬貴陽府。

東至沅州

注見前。

北至武

岡

晉縣。明初為府。後改州。屬湖南寶慶府。

南至播州

注亦見前。

不下二十萬。平

越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煮芻革食之。而王驥

頓兵辰沅不進巡按御史黃錡字叔高侯官人置疏竹筒中募

土人乞援于朝乃更命保定伯梁琦都督方瑛會湖廣

總督侯璉帥師往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璉遣

兵攻敗水西諸賊女土官阿推等作亂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

開畢節注見前諸路而自率兵攻破紫塘蠻寨在平越府境等數

十餘寨至重安江在平越府黃平州南源出苗境經湖南靖州界為黔楚要津與王

驥兵會領遠道亦通巴而璉復檄方瑛攻賞改苗寨諸名

寨擒偽王王阿同及阿趙等而驥亦俘獲剗平王苗富

蟲皆送京師伏誅是秋梁琦亦破湖廣苗會雖率以工

一百餘寨苗衆縛其酋以降

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

衛拉特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叅將紀廣等力戰却之

封謙撫寧伯額森擾宣府大同意二賊可旦夕下而謙

與郭登數以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

衛拉特遣使請和

喜寧既誅額森失間謀所部兵多死傷而托克托布哈

主阿拉知院又皆攜貳于是額森決意欲和又恥自屈

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叅政旺扎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今改後仿此

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贊使令還而以

救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質文書以

講和為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仍欲謀奪上皇登朝服立

月城內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開板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

書奏。帝厚賚使。令與旺扎勒托歡偕還。廷臣皆言宜遣使往報。太監興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使。孰為富弼文天祥者。詞色交厲。尚書王直面折之。安始語塞。乃以給事中李實字孟誠。合州人。為禮部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揮馬顯等。齎璽書往諭衛拉特君臣。未幾。托克托布哈額森所遣使不勒瑪尼舊作皮兒馬。哈瑪爾舊作黑麻等復至。言于館伴云。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尚書胡濙奏其言。廷議請簡四人往。帝命俟李實還議之。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字思敬。大興人。等使衛拉特。先是。阿拉知院使來。吏部尚書王直首疏請迎上皇。及

上皇與廷臣交其詞。奉在實為正言。屬談而歸。然

實不懼。至有復作紛紜之詞。則所謂非負此位正其原。願言而中情已不掩。謙規其隱微。知不可以理奪。故以微語移其疑。而擊其心。而遣使之議始定。額森遂以禮送還上皇。謙此舉。可謂善于匡救。而返正之後。殘加誅戮。英宗可謂小恩矣。

衛拉特君臣使相繼至。直與廷臣復交章言之。帝不懌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眾不知所對。于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願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意始釋。會不勒瑪尼等將還。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指揮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戶湯允勳字公讓。東甌王和之曾孫。副之。齎金銀書幣往衛拉特。而李實適以額森使至。述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楊善奉使時。賚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捐已貲。

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飲帳中。善與語相得。因以所齎遺之。館伴喜。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遺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資金幣載送。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爲之。仰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豈太師意邪。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于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見額森辭色和。因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

正統既爲額森所執。知不足爲奇貨。乃送之還朝。額森之患大矣。又有何畏懼而築臺雜拜乎。此蓋史臣飾美之辭。不足爲榮。適以爲辱耳。

師部曲寧無損。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卽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帥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詔議迎上皇禮。

禮部尚書胡濙具儀以上。禮部堂上官迎。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官迎上。

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于東
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居南城大
內。龍虎傳旨以一輿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定門易
臺。注見前

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具言迎
駕禮宜從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

遂榮。淮安為書投高穀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當

遜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

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

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字與中。崑山人。已奏之。有詔

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正。可做行帝

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字道中。寧

陽人。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帝素遂榮

急。遂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得釋。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赦。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

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朝見

禮。赦天下。詔詞有曰。禮惟有隆而無替。義則以卑而奉

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庶稍遂厚倫之願。先是

李實使上皇。言于上皇曰。南歸後。當引咎自責。上皇滋

不悅。及至宣府。僅命許彬草赦諭羣臣而已。復辟後。實

竟斥為民。

以刑部侍郎江淵。字世用。江津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時苗衷罷。以淵代之。初。淵與徐理同官侍講。理倡議南

門。淵適至。迎問之。理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是淵入

具陳固守之策。遂見知。起擢刑部侍郎。及是。參與機務

九月。御經筵。

班宗為君為其奉為臣
為弟天澤久定而倫叙攸
昭莫或紊况監國之命
言猶在耳君既返國則監
者自宜退就藩封誠使誰
分克全何致慮有叔武之
戮乃深蓄猜疑南宮遠置
竟其何居徒爾涕泣相持
孰為推遜又豈能掩人
耳目而詔辭尚謂隆禮厚
倫自返能無愧乎

御史許士達歙縣人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三日如遇寒暑又輒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驗之于古會之于心以應無方之變帝優詔褒答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字仲房蕭山人致仕

初驥為吏部侍郎端慎勁直王振方陵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問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如一已事祇為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家居二十年布衣補食不殖

恭教了第力田以理學勸後進時戴笠行田間遇錢塘土海鯨河之對曰魏驥復此之口蕭山魏驥簿倉皇謝驥慰而之之後至成化中驥年九十有八朝廷以御史梁助言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未至而驥已卒賜祭葬如禮諡文靖其子寬以驥遺言請闢辭營葬乞以其金振饑民詔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其如請所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自是歲以為請詔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言之葉盛謂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若益以言則涉眾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聰乃上御史盛杲目盛曰已不為而又阻人為之邪盛曰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林聰

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字宗元益都人言

近輸戶四千石以土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乞自今惟命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就者悉如凱言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太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乘本末帝不省

二月吏部郎中李賢

字原德鄧州人

上中興正本策

其日有十日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納命翰林

寫置左右備省覽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

獨石馬營雲州鵬鶚赤城龍門李家莊長安嶺凡八城

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五月遣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有獻帝意欲絕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爲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絕之恐啟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時豈無使邪因敕額森曰前者使往小

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大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鎮守宣府

洪奏言臣一門父子俱握重兵

洪子俊為右都督管三千營兄子能都督同知

信都督僉事

盛滿難居乞賜休致不許居數月以疾召

還卒

諡武襄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稱強為一時邊將冠

秋七月京師地震

南京亦震

八月復午朝

自永樂初舉午朝

事見前

後漸罷不行至是復之

舊制凡常朝內

閣五府六部及諸司以次奏事及是定午朝議帝用學士陳循言命翰林院奏事在五府六部之前

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燦

暎王梗燦第三子陽宗王徽燦梗第五子謀逆廢

為庶人

惡家人段友洪致仕都事干利賓等言

謂徽燦有異相當王

天作偽勅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

諸苗為亂

封苗酋楊文伯等為侯令發兵來攻武岡文伯不敢受

陽宗王徽燦亦

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燦

梗第二子

所執有司以聞帝

廢徽燦徽燦為庶人幽徽燦京師而錮徽燦于鳳陽蒙

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稱蒙王糾生

苗為亂久之能始誅事詳後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成祖北征。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兼馬步隊。專教陣法。已又置三千營。掌車輦旗纛扈從出入。隊皆騎。後征交趾。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以勲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其五都督府亦自名五軍。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一非特命不預營事。及是于謙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為調法。既而謙又請益兵五萬。

並前五營為十團營。都指揮三十。把總一百。仍各統以五十。管家官一千五百。

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成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

由是京軍之制一變。已而謙繪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為論甚悉。帝然之。命依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日奏悉合機宜。石亨雖大將。受成而已。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台州仙居人祭酒蕭鎡字孟勤。泰沂人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鎡先代李時勉為祭酒。帝即位初。以老疾辭。國子生三千人。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閣。

額森弒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其通中國將害已遂相攻托克托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士言額森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操軍軍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中王

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

養言官交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月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二月詔錦衣衛官訪事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帝即位後久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會廣西土日黃玠以私怨戕其兄思明土知府瑯并滅其家玠先屢擢都指揮使瑯其庶兄也瑯老均襲官非玠意陰令其子率悍卒夜馳破府城滅瑯家支解瑯父子瑯僕後圖即引還明日玠佯不知走思明驚哭發喪而瑯僕福童于玠子殺瑯時已見之并識其從人脫走訴憲司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玠父子入獄玠急使其黨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

景泰得位跡同竊取而自莫宗還國以後子會恭敬恭之道一切蕩然久已忍心度棄其君而見深之立由山太后至于廢立之際則不復請命更何是并廢視其母矣若黃玠不過繼敵夷自安知中國情事而其疏中揣摩迎合之言又豈荒服侏儻者所能辦此

必陳循輩預受分金之餌
希旨遂榮借玆以發其端
耳至于謙不諫易儲一事
論者紛如謙在當時實能
公忠體國者若竟如諸人
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觀
賜金之獨不及謙則安知
非謙已有造膝之陳景泰
私其意下可存故不復相
屬邪且謙前諫泰迎賴論
辭成事而此則無可詭
抗又不肯祇沽一己之名
而于事仍歸無濟故不復
犯顏強諍耳不然謙素為
景泰所倚任苟非日深拂
其隱之嫌何以天順復辟
時聞鐘聲而遽有疑是于
謙之問邪

子。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
身禦寇。駕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
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
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敘
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
委愛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寇讐。用
腋之間。自相殘。覺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疏入。帝
武大臣。審定大計。以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帝
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下廷臣議。且令釋玆罪。明
且。禮部尚書胡濙。集羣臣會議。眾相顧莫敢發言。惟都
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以為不可。尚書王
直亦有難色。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
可者。勿署名。切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著議。于是
濙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
子。黃玆奏。是制日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
宮官。越九日。更封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太子。詔曰。天

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又有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
天下傳之子。斯本固于萬年。
太子。先是。帝有易儲意。恐文武大臣不從。乃賜陳循。高
穀。白金各百兩。江洲。上一寧。蕭。商。輅。半之。以絀
其口。及太子立。又加賜黃金各五十兩。并賞諸親王公
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而東宮。公。孤。官。皆兼支
俸。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帝不從。
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見清。上皇第二子。榮王。天順復辟後。改封德。見淳。上皇
萬宸。如出。子。王。惠。許。王。明年
如出。如出。明景皇帝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尅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字大經。樂清人。諫。河東鹽運判官楊浩濟南人。除官未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策于術者全寅安邑人。寅以大義斷

慮。忠假事生風。造為不經之談。以上變傷大倫。而構危難。其罪與亂臣等。身奉當時。即應執重典。庶乎理得心安。乃一聞奸人妄言。即詔獄窮治。設浪瑤誣服。將置其宗。何地乎。雖以商賈。微言解釋。忠亦下

後漢書以他事外請立功。德凶惡且仍殺釋。銅水其猶疑終不能釋。甚矣景泰之德也。

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銅浪于獄。而瑤竟磔死。
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字克謙。錢塘人。遭喪。淵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寵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功。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

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

遣諸將分鎮大同宣府。

孫鏜石彪亨從子協守大同。衛穎楊能協守宣府。從于謙請也。謙又議上禦寇安邊十一事。詔悉行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直陳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不實。且言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中。

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輩。謙疏辨。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苴其人者。廷臣共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設圍營。謙與石亨同事。謙議論斷制。亨不能贊一辭。銜之。亨貪縱自恣。謙每事裁抑。亨不得逞。益恨謙。疏辭總兵官。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邇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卽今敵情未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累奏辭職。以臣爲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駑鈍。使亨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亦不允。通與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齟齬之而言者。復拮据不已。諸御史屢

以深文彈劾賴帝力持之謙畧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與大僚勲臣貴戚意頗輕之故憤怨者益衆德勝之捷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內愧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不得顧私恩且亨為大將不問舉一幽隱故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于公議亦不為臣子軍功立杜微俸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志帝嘗賜謙第謙辭每日留宿直廬器具蕭然素病疾疾作帝遣與安舒長往視還奏謙服用過薄詔尚方製賜至醯菜皆備帝一規幸萬歲山伐竹取灑賜之或言寵謙太重與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覓此人于冕字景華

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額森自弒托克托布哈後屢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尚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臣職

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遣使議乃罷

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救草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為請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為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賈璧以遣使自五不可帝以璧議為是使卒不遣劉定之字主爵永新人

四年春二月以黃玠為前軍都督府同知

勅玠馳驛至京召見便殿以玠有機謀勇畧命治前府

事賜第居京師後太子卒玠即仰藥死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竑賑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壅相望竑不待報輒開倉賑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發以賑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

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茲名不得已從之茲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茲便宜茲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中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而以銀參之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初茲奏淮揚饑帝憂甚及得茲自劬疏付活我者巡撫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于是尚書金濂大

學士陳循等頌茲功就進左副都御史

時濟寧亦饑帝命南京戶部尚

書沈翼賈裕三萬往賑散給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茲劾翼奉使無狀請以銀易米備賑從之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

元年六月命生員納糧倒馬關者給冠帶至是命

輸粟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循資

出身尋減三百

幾以胡濙言遂罷

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

祭用故其時太學生漸輕至是納粟

進士日重而監封教授黃鑾首言其不可戶

部請俟倉庫積實後荒或因邊警或大興

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

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以兵力迫脅諸部東踰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等

遂自立為汗。以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特克

紳汗。舊作田盛可汗。解云。田盛猶言天聖也。蓋當時未通音譯。以其與天聖相近。遂以為解。今改正。并訂

之。末曰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或以為但勅諭

來使不必賜書。給事中林聰。或以為宜仍稱太師。安遠侯柳溥。或

以為可稱衛拉特主。郎中章綸。而府部大臣則僉言宜從北

俗稱為汗。帝從大臣議。書稱衛拉特汗賜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有貞即徐理。以倡議南遷為太監與安金葵所叱。久不

得遷。因詔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

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諭德。尋

復薦為國子監祭酒。帝曰。是議南遷者邪。為人傾邪。將

壞諸生心術。他大臣亦屢薦程。輒不用。循具以告。程曰。

若第更名。無為內家習知也。程從之。遂改名有貞。時河

決沙灣已七年矣。隨築隨決。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

舉有貞。乃擢僉都御史治之。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

甲五年。春正月。命平江侯陳豫。以平賊功進封侯。學士江淵。撫輯

山東河南兩淮軍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茲

以為言。故有是命。茲言。頃冬春之交。淮河水抵海。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孥。強

者肆劫。斂民困若此。陛下端居九重。大臣身處廊廟。何由見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太息流涕者也。陛下即位以來。非不敬天畏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用而未收。其效邪。佞去

明景皇帝

聖之徒心術已
遂假誠誠自
以天指曰迷
進深遂語
用不獨詭
說為可恨

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作停而匠役未息。法制頒而尚有更張。賦稅免而或仍率制。坐是干和。遂召災變。臣願陛下修厥德。以圖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廣仁愛。釋猜疑。修德必致其誠。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稅。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圖治必盡其實。如是而災變不息。求之有也。帝褒納之。因勅內外臣工。同加修省。陳弭災之道。

三月。減國子生額。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年十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子新。高密人。曾之。子。以江南北積雪。沍寒。死亡載道。

奏請賑恤。帝得奏。即馳勅江淵。王茲。賑淮北。而命文賑揚州及蘇常。先是。王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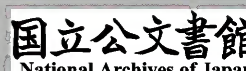
兌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即金花銀。事具前。民以為便。後

部仍徵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夏四月壬午朔日食。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字世京。承豐人。于錦衣衛獄。

先是。懷獻太子既卒。綸與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謀。言額森使偵京師。將以秋初大舉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因及復儲事。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曠天地之量。



敦友于之仁。擇日具儀。復還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疏入。帝不懌。然猶下廷臣集議。雖銜同甚。亦發也。越三日。綸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言悖孝弟云。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下之主尊也。願陛下于朔望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又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繫詔獄。未幾。并及同。逼引主使。拷掠備至。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虐使三衛通徙其部落于黃河穆納地。穆納山名。注見前。

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舊作乞兒。今並改。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廢城。于

後仿此。謙以為不可。乃止。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餘姚人。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歉之時。興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

已不聊生矣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額森恃強日益驕恣荒于酒色阿拉求為太師不許且
殺其二子阿拉怒遂率眾攻額森因數其三罪曰漢兒
血在汝身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亦在汝
身天道好還今日汝當死額森無以應遂殺之未幾韃

靼部保喇舊作字來今復殺阿拉等額森母妻并其玉
釵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今改後仿此立之號

小王子自是循拉特遽衰額森弟及諸子皆依哈密部眾分散而保
喇與其屬瑪拉噶舊作毛里孩今改後仿此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
復熾額森本托歡太師子額森既亡數傳至博汗其世次不可考博汗生子曰烏林台巴丹太師遂統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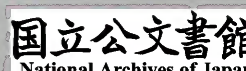
落是為準噶爾之始按博汗舊作字汗烏林台巴丹舊作烏林台巴制今並改正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臣所疾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
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劾聰下廷訊
坐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
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寧
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悸也安入
告高穀亦力言之聰遂得釋貶國子監學正

乙亥六年春正月改工部尚書石璞字仲玉為兵部以學士
江淵為工部尚書

淵在內閣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于謙



以病在告詔推一尚書協理部事衆佯推淵淵欣然不
辭屬商輅草奏陳循王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
旁不知也比詔下淵大失望。

二月雨水冰

彌旬不解

錄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法司審錄之
由是得減免者甚衆。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鞞鞞遣使八貢

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慰

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雨畿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尋復以宋儒程頤後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世

襲博士

秋七月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

鎮名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

上治河三

策一置水門

畧言水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壅塞故漢武

古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今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于水而實其底令高常

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一開支河。畧言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理塞之患矣。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水入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治渠。起張秋金堤。注見前。之首。引而西南百里。經濮陽。濼。博陵。陵。至壽張之沙河。及東西影塘。白嶺。灣。李嶺。凡五十里。由李嶺而上。至竹口蓮花池。底大。漕運。又踰范賢濼。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占金堤。以為固。外恃梁山泊。以為泄。又置上下二閘。以

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建閘于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而穿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蓋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而決口始塞。阿郵曹濮間田

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黃河南

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云有貞初築決口下木石則皆若

無者有貞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吾有以制之矣乃鑿鐵下之不移時而決口塞有貞事竣還帝厚

勞之尋復命巡視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

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善隄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

患悉平還朝帝召見獎

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太白書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字汝敬無錫人以災異

頻仍請罷齋僧輟遊宴止興作疏入帝不悛未幾都御

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論令去之遂黜敬為典史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詩安止古水人于闕下謫為驛丞復

杖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同死綸仍錮獄

先一年莊在南京疏言臣曩見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

遇慶節必命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

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榷治道歲時令節命羣臣朝

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諸子陛

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

下臣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及是莊

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

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巨梃

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綸死而復甦繫如故年

刑科給事中徐正請同言事所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

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不宜居于南宮宜遷

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

大怒立叱出之命謫遠任已復

其穢事遂謫戍鐵

景泰親英宗其儲
嗣正以奸人窺伺遂公
然請出居沂州其迎合揣
摩殊寔違君長惡景泰于
慶等之建言既嚴刑以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之一百四

遂復用高平伐樹之說其
荷忌險劫爰不留餘地何
獨于徐正而反加以深譴

若自南宮遺處胡滿闕如
其勢無殊于某錮推某秦

之心以為近在明廷易于
防制若由就外藩則膏土

習有衆望本絕不能無意
外之虞深疑正以詭辭任

說故一聞言即不勝驚愕
且繼之以怒也論者每以

正之滿成謂可滅景泰貪
位忘君之罪又或謂其藉

此以掩強沽名不知景泰
自篡位以後久已倒行逆

施本未顧惜人言妄得天
食忽動必統觀前後以誅
其心始無遺悔耳

嶺衛又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
盛暑上皇常倚樹憩息及樹伐
辟後正平皆伏誅

事叵測遂盡伐之時
其故大懼至天順復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徽燂既廢其家人蒙能入苗中為亂事具詐

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見新化為長官司屬

黎平銅鼓明衛今為錦屏縣屬黎平府諸城官軍屢勦不能克至是

帝命瑛為平蠻將軍尚書石瑛總督軍務率京軍討之

時諸苗酋多與能相應合眾攻平溪衛明置今為玉屏縣屬思州府

都指揮鄭泰以火鎗擊能能被創走泰追斬之事在明年四月

餘賊流劫武岡分陷藕塘諸寨勢尚熾已而瑛進駐沅

州分三道一自清溪明衛今為清溪縣屬思州府一自平溪一自鎮

遠會于賊境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在明年蒙能餘

黨以次平

丙子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諡肅

三月天鼓鳴

夏四月彗星見

彗東北見于胃其光芒或尺或長丈餘自是月至

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復見于墨宿

五月勅內外羣臣修省

以星變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河決開封

其意以凶劍齊其食則其
之計殊意而黃博章怒其
簡錄其入而不斷不此其
與會者而必則必是案
則必於命官贊閱命其下
感亦精則必其言不立

羣臣增即官意指遂共
議建儲其為碌碌因人傑
可知見至有真議請復立
沂王他日復辟之謀機已
隱伏王文則至焉知誰屬
猶是賜金時故智膠結于
中可見彼此各懷私意荷
曾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舉
筆更建為理且其言皆帶
欲更寵利營心恬不為怪
大臣鄙謬若此倘得謂其
有人心者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五
明
景皇帝
丁丑景泰八年英宗皇帝天順元年考是年正月壬午城
中宗及分注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綱目書唐
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
許。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
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眾嘿然
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
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
請復沂王為太子議于朝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

照此平元會
十二月帝有疾
冬十一月日曛天不景泰以前並觀
而必錄之
卷之九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五
明
景皇帝
丁丑景泰八年英宗皇帝天順元年考是年正月壬午城
中宗及分注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綱目書唐
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
許。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
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眾嘿然
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
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
請復沂王為太子議于朝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

宮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鏞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乃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因更建為擇笑曰吾輩亦欲更也越四日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武清侯石亨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

先是帝與疾宿南郊齋宮十三日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軫王次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軫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盡圖之徐元

尤宗北狩蒙塵本為好端所誤返國而不聞返政景泰之變君貪位實非人情天理所安則憂臣思戴英宗固為合于大義第景泰病已危篤神器豈能懸而無所歸舍英宗文將誰屬

使正靜侯少時廷臣其理復辟得謂非名正言順及徐有貞石亨輩遽為奪門之計行險邀功不顧其主之躬冒危禍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於尤有貞前借南遷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舉止圖一已動封並非發懷君國且藉手以洩私忿屠戮忠貞有貞等自負不世功臣不知實千古罪人耳

玉有貞翼日亨軫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

知此意軾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

亨軾與吉祥矯命復會有貞所軾曰報得矣計

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巫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

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啓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軾等

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入明舊史云有貞

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

開門邀外兵考明制皇城門鑰內監掌之石亨乃總兵

官不應等門鑰且是日早朝百官咸集若門啓復閉何

由得待泥闕下邪說本視允明蘇材小纂不足據今依

羅通奏輒天色晦冥軾等惶惑有貞趣行軾顧曰事濟

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

皇于燭下上皇問故眾俯伏請登位乃呼進饗兵士惶

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眾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遂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紀事本末云：景帝為上皇連聲曰：好好。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卽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卽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以許彬、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彬以右京楊善所薦也。

改元大赦。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詔辭曰：衛拉特文武羣臣已立皇太子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寧之位，又曰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作，未久而亡。別失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療。徐有貞所撰也。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軛太平侯，輓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武弁也。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文安有奪門功，邪帝不應後數日，言官爭劾安黨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禮監而已。

景泰與孫大位自為子秋，公論所不容。英宗既已復辟，固不妨包荒以示大度。况據事實有曲直，自明何必置口肆譏，誣傷忠厚乎。總由有貞欲自暴其功，故于此詔及廢郡王制皆謀之不遺，餘力小人務遂其私，而罔顧朝廷大體，即此可觀奸邪心術矣。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略為民。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于謙主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色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市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謀逆律定讞。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

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以千戶白琦言。榜謙等

罪示天下。于是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云。謙性

忠孝才畧開敏。自遭寇變。亡身憂國。敢先後入犯。卒不得逞。其功也。為徐有貞。石亨輩所嫉。遂及于難。死之日。陰雷。天胡所究之。太后聞謙死。亦卓累日。指揮多喇者。本蒙古降人。其曹吉。祥。摩。下。以爵。謙死。所。勵哭。苦。前。怒。扶。之。明日復。附。勸。如。故。謙。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鑪。鑪。甚。固。啟。收。謙。遺。骸。殮。之。踰。年。葬。杭。州。達。故。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者。也。多。喇。舊。作。采。兒。今。改。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時王。巡撫。江。北。改。浙。江。參。政。石。亨。

等。追。論。其。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後。帝。于。宮。中。得。竑。疏。見。正。倫。埋。篤。恩。義。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命。還。河。州。勅。有。司。善。視。之。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惟以優游林泉為樂亦工于自謀者跡其長吏部凡十四年當土木蒙歷景泰在肯親歷其事直雖未入參政府而身為六曹之長視國故頻仍憤不動念初未聞其出一謀發一慮後違苟全已乖大臣竭忠奉國之義乃以幸免遂陽之行為得計且以貽嗣子孫亦亦鄙哉

直溪皆以年老乞休直年七十有八並賜金幣給傳歸初直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凡十四年乃告歸時從諸佃僕耕藉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嘆曰曩西楊抑我合不得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今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諡文端歷事六帝立朝幾六十年既歸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樂一堂遂各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諡忠安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制曰燕次子郕王神鈺性本梟雄過據病弱留朝政遂廢其子之至情于大義而難行其廢神鈺仍為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亦徐有貞所撰也送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何正統二年京師旱衝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雨

日雨帝雨帝城隍土也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或隍者郕王再來還我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園營

從石亨言也

都督范廣素驍勇所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帆尤不相能之軌又譖殺前昌平侯楊俊以廣與謙同謀為逆殺關迎納也後軌入朝于路得暴孫奉節還時俊不聞時皆以范典歸病楚不堪而死廣為崇云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諸廷臣曰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給驛舟以歸穀歸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括四年卒穀位至台司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成化朝賜論文義

總因為已私意不合出諸天子入鄙笑耳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

進吏部尚書

郕王薨諡曰戾

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妖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

等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以為不可乃止居舊府

時沂王已復儲位以妃前不欲廢立請于帝帝命劉桓曰說有玉玲瓏

繫腰今安在桓言當在妃所帝命索之妃投諸井而對

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

玉邪後有言妃出所攜

鉅萬帝命檢取之立書

明史贊曰景帝當倥傯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

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強寇

深入而宗社又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乃汲汲易

南內幽閉朝謁不許恩誼怆然終于與疾齋宮小人乘

間竊發不克以

令各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視彬猶骨肉也

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賜

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封子四人為王

見麟即見清德王景泰中封榮王至是改封見澍帝第

改名與下二王俱在秀王後之藩見澤帝第崇王後秀王薨

南宮時所生潘汝後之藩見浚帝第吉王後之藩

寧鞞保喇寇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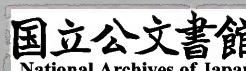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遊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獻否。由爾。第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死。犯寧夏。恭將種典戰歿。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保喇勢益熾。邊警迭至。帝憂形于色。至此。帝默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輒敗。而節小捷以聞。吳瑾克勤之子。

襄王瞻墀來朝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以災異數見。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墀最長。且其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與召。而瞻墀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郕王監國。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內。瞻墀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主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墀。尋于宮中得瞻墀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閣中。乃賜瞻墀。比二書。于全勝。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墀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頓首曰。冀方望治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管分路賑濟未嘗
與大臣人議而有以輒
倡言出於善政實不知其
是而勝其至里胥乾沒固
不能保其必無但不知責
成有可以察弊釐奸使窮
簷均沾實惠而徒患奸得
之逐逐竟忘百姓之嗷
設非李賢力持大體幾致
澤不下逮若有貞誠所謂
乘有小人而仁者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一百五

侍郎周瑄字廷玉。陽曲人。賑北畿僉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恐

瑄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黃仕儁四川富順人。繼往聰

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濟徒爲

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而

廢食也帝卒從賢議時方遣使通西域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

民鬻賣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未及埋塗卽成市

鬻望陛下用和番之費遣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五月彗星見

是月始見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字騰霄。涑水人。楊瑄字廷獻。豐城人。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

耿九疇字禹範。廬氏人。羅綺

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遽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

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帝詔閣臣徐有貞李賢曰真

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合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

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還會彗

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等將劾亨吉祥諸逆

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先與吉祥泣訴于

帝誣鵬爲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報仇明

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

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

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

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

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一百五 明英宗皇帝

史干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為曹石石亨曹吉祥攬權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

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

數毀有貞于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

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外

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及楊瑄張鵬獄起亨吉祥

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

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

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悉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

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勳舊遂並下獄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門東吻

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一家尤甚大木盡拔欽天監正湯序本

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賢綺

為叅政有貞廣東賢福建綺廣西九疇布政使江西御史周斌等十

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成邊賢未行以尚書王翱薦留

為吏部侍郎楊瑄張鵬初成遼東尋遇赦還或謂二人當詣曹石謝二人不可乃復成南丹

以通政司叅議兼侍讀呂原字逢源秀水人入內閣預機務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伴圖為實則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戶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請而疎外有貞輒轉意移無定其益傲羣小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伴圖為實則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戶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請而疎外有貞輒轉意移無定其益傲羣小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一理爭未嘗諛言媚色徇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

俟終日遂致仕去。

翰林院修撰岳正字季方。鄞縣人。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翱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

召對文華殿稱旨。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既登陛

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強仕畿遂命入內閣以官小欲

擢為吏部侍郎兼學士會石亨進見帝語之亨曰陛下

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即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已勅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

匿非宜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時帝亦厭亨

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

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

改評彬為南京禮部侍郎。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及叅大

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而出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岳正以曹復橫擅權欲防其漸立意未嘗不善但披陳前席先以用計離間為言子謙論議皆無所當及既承宣旨自宜開誠切成以庶幾稍退邪心乃惟持微詞相撓徒為奸佞所輕兼失大臣處事之體

正更知二人之終將謀叛尤當定計誅鋤以杜後患何特欲保全終始以示上恩用意亦太左矣正因此遂為奸黨所誣詭之不減適成其為正傷之無用

正負氣敢言既為帝親拔益感激思自効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曰即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見吉祥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又詣亨諭令自戕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

請死帝內媿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罷蜚語謂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漸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潼關人所劾汝言亨黨正嘗言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方正被謫時或有讓正以未信而諫者正曰上顧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為像贊述帝前語而未云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同如此然意廣才疎欲以縱橫之術離間權倖反為所噬人皆迂而惜之

大赦
以承天門災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為追執之德州下詔獄榜治無驗會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曰有貞白撰武功伯券辭云繼禹成功禹受禪為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言罪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景泰初時入閣事具前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帝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為帝親擢者時與

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本士賢數召賢獨對而賢唯

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

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

賜額曰旌忠羅綺赴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

自京還與綺言天子為王振建祠賜葬事綺嘆曰朝政如此吾輩自應降黜怨家聞而告之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其

無罪久繫釋之帝先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即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

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奎繫時方

王振初因英宗寵信擅權威權漸重朝廷已不容誅及是初意怒其征以致覆軍債事危殆乘輿使其身尚存雖寸草不足以謝天下復何足憫念之有乃英宗為之立祠賜祀禮有加貴出恒情好惡之外以以振之奸惡而祠額反以旌忠為號是非顛倒甚矣

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

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

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既而又欲

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

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賊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

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

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奸于謙者三亨等愧自流汗不能

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燦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

生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誰敢

提兵入禁今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

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會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

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

明代宮闈徽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

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字大有懷遠人巡撫山

東僉都御史程信。字彥質其先休寧人。家河間。葉盛。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巡撫遼東。兩廣大同。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其專擅。帝召還。尋以譖下獄。斥為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己重謀于李賢賢盛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莽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酬賜文綺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秘閣

吳與弼男薦不起殺於高自位置及此而應命人京祇以勅書置之故雖非效終南捷徑而擇官而仕利祿之見究未盡除况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官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平安有一蹴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遠爾歸是仍以高官顯爵為進而薦劾本山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瑣錄之誣毀而謂之出處純潔實不然矣廷臣黨比當時固不能免誠使權不下移復子事之是非人之邪正隨時精察而整飭之自不慮羣下之

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資銀幣遣行人送還初與弼在正統景泰朝累薦不起曰是以勅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卒辭歸方與弼之至也李賢以賓師禮事之推之上座編修尹直至令坐于側直大慍出即誘與弼作瑣錄錄言與弼嘗為其弟所訟又言與弼為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由是士大夫多訾與弼而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儒為辨其誣云尹直字正言泰和人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豐潤人僉事遂杲安平人俱得幸而杲更強鸞帝

分明植黨英宗欲知外事而奇耳目于錦衣實為非策若以臣工皆不足信豈官校盡轉可信乎刺事之端一開而門達遂與遇事生風相繼為虐轉致貨賄公行人懼茶毒未幾而錦衣獄舍至不能容復為增廓而英宗憤然不悟其非如是而欲望政治清明可得乎

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巴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令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石彪及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今改。舉其旗。封定遠伯。既而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二萬餘。捷聞。進彪為侯。彪既屢立戰功。與亨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干敗。

二月。遣御史同內官採珠廣東。幸太監曹吉祥宅。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即白苗。在貴陽府貴筑龍里諸縣界。

東苗于把諸等攻都勻。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于把諸。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鞠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

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
班劾之有泄于彪者帝
聞之大怒乃勅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
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鐵榜
例治罪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
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鞫彪因交章劾亨招權
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
典乃罷亨閑住絕其朝參。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
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卽非順彼時亦幸成功

耳萬一事幾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
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
賞以何爲功老成者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
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
盛今爲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
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
爲清。

詔霜降後錄囚著爲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謂之朝審遂
爲永制。

庚辰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遂臬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宥乃

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貲未幾亨瘐死彪

于市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召必假于眾以為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亨乃以貨之多寡為授

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

謠謂郎中龍文朱銓輩俱以賄被顯擢也久之于請會

甚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

非宜召毋納總兵官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自何亨

而亨猶不悟恣橫如故遠臬本亨所擢密受帝旨何亨

所為以報而亨亦不知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

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罕

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為天下精兵

處故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夏四月大雨雪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苗田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

千正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貶衡州知府

八月鞞鞞分道入寇

保喇阿瑪五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眾南行總

兵官李文西番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

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關禦

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為

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

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大象邪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辛巳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之

夏五月殺弋陽王莫璫璫寧獻王權之孫

遂臬誣莫璫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臬臬

執如初帝竟賜莫璫母子死焚其尸方昇尸出大雷雨

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字嘉秀安福人于獄尋死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

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

獄瘕死郡民哀而二祠之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擊保喇

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

績敵渡河剽掠官軍莫敢擾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

督軍務鏗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三星見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鏗討之欽

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師

還畜于家故家多藏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

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為死黨千戶馮益客

遂臬敢以問門曖昧之事
誣璫宗藩其虛實是非不
容中立既以往勘得白即
當治臬以反坐之條庶可
少懲欺罔僅爾加以怒責
姑息已深及臬迴護前非
妄行執奏尤當窮究以核
情偽乃竟徇聽臬言不復
辭鞫輒以捕風捉影之獄
遂繼無辜英宗此惡失刑

得橫行肆毒宗之口
蒙其害則其他之免濫者
亦可勝言

曹吉祥以奪門事倖功干
寵漸至威福自專英宗雖
厭其驕橫而不能制已為
優柔寡斷且令享叔姪表
裏握兵柄吉祥屢出監軍
遂使將半私門家多藏甲
幾于教孫升木釀禍尤深
矣亨彪雖叛跡未著然犯
嫌微而招貨賄罪已當誅

早除之故不至滋蔓吉祥
則其謀謀叫吸為亂雖
我及朝臣旋即身伏斧鑕
所謂變速而禍小蓋二人
惡貫既盈天故奪之魄而
促其敗非逢早之伺獲果
難於事也

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秦家魏
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命逢杲按之
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
矣反謀遂決會孫鏗西征師未發欽令其黨欽天監正
湯序擇庚子味爽臨朝遣將謀以是時擁兵入廢帝而
吉祥以禁兵應之計定召諸達官夜飲時孫鏗及恭順
侯吳瑾俱宿朝房拍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
告鏗鏗由門隙投疏入帝即收吉祥救皇城及京師諸
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砍傷李賢于朝
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釋已罪賢佯諾乃
獲免欽遂率眾攻長安門不得入賊往來叫呼門外鏗

急召西征軍二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
曙其黨稍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
家會大雨如注鏗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
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于市諸從逆者皆伏
誅進孫鏗為侯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
官乘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勝計

罷孫鏗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孫鏗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
都御中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字宗玉南宮人參贊軍務

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唐昇齎敕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明年白圭王竝巡邊遇敵皆仇殺未幾麻里格爾死眾共立蒙古勒克青吉斯亦號小王子自是鞏都魯部長益各專擅蒙古勒克青吉斯舊作馬回可見占思今改後仿此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冬十一月丁酉朔日食

壬午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獠破之

自元年春大藤峽在潯州府桂平縣西北四山環繞綿亘數百里跨潯柳二府之間為獠獞

獠獞為亂兩廣苗獠蜂起廣西殘燬始徧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

峽在潯州府貴縣北為藤峽左臂直抵潯梧所出峽皆焚而彪

多濫殺冒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明年賊夜入

庫放罪囚執刺使周瑞殺家居布政使宋欽總兵官陳浚擄六自衛不取發一矢乃縱賊出城而與之扣賊亦

尋遣請罪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諡孝恭皇后

廣錦衣衛獄

初逮梟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腹心及梟得志達反為

之用至是梟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

訐者曰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

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呂原罷

奉命討賊盜殺有功未盡勦除而平民轉受其害實不足以償罪

朕向昔屢又步知不出于朕師于陳師分鎗利刃富賊入州城執劫庫不能禦捕誅惟知兵口衛已難逃法律之愆乃復縱賊出城聽其脫脫轉與求和是不但失守封疆且與通賊無異宜立刑章而於宗廟為降旨責國典蕩然無怪軍卒之日以廢弛也

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
御氣乃所謂和而不同凡
為大臣者當如是也陳文
因入閣非由賢薦每事與
爭則專徇私意而不顧公
義其設心實不可對人夫
政事所繫止當權其是非
可否果理有當爭即舉主
亦不應避讓如無可諍雖
非所親習亦不待稍存異

文之京東也
及於終身阿比相答流
於子胡或謂明李門戶
結年不可破而文則劍
發九容也

御批 卷之二百三

原丁母憂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及抵家寢

苦哀毀甫襄事而卒原佐李賢秉政賢進達遇事立斷

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原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字安簡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讀

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字孟時可出告

王翺翺曰陳文年食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

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曰吾非若

所舉也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雲南河

山西按察使大節衣衛出軍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遠治下文

延改御史楊繼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

奏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下詔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門達同掌飾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深

銜之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軍匠

楊瑄擊立聞鼓為彬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時大學

士李賢方被罷任數陳達罪達恨次骨欲并去之乃榜

項究主使知達意即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

即奏聞請法會稽于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

御批 明英宗皇帝

決賢與質當日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墳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墳斬

帝命彬彬謂南宮錦衣而禁銅墳申八年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問太子于帝者帝曰文華殿密召李賢告之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去其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讓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官如殉葬初太祖嘗言人多從死有歷成祖仁宣一宗皆用殉多

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殿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是為憲宗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赦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論罪執下獄

術類奇而
乃密謀
其罪而實
有所聞
事
津

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景泰中置縣今屬廣州府知縣降雍為

浙江參政。二月指揮人等門達有罪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命必柄用為結納及綸敗調貴州都勻衛

前行三交章論其罪先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西南

丹衛。

始以內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

一傳旨姓名上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

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如周氏為皇太后

帝入內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李

賢彭時持不可咀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為皇帝母當

為皇太后豈一小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

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

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此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

先帝時未嘗行今誰敢草中官復厲聲恠之時拱手面

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且錢皇后無子何

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

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

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

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西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延

鬼賊實為可惡以
大事輒爾若起存筆
如黃綸既罪狀不明
服其心而乎衆論且
一貶竄豈無辜直敢
鬻國法文固不足道乎
何亦受其欺而不覺



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召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南京祭酒正不悅會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嘆之未

幾出為興化知府。正至官為政具有條理而鄉士大夫多不樂之。正亦厭吏職後以入觀遂

乞罷官于家。

復立園營。明年正月復罷。又明年復立。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帝納之。

葬裕陵。

諡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宴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惑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不舉史
人罷官
其釋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順天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元人為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諸城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仗

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妃時

十有五帝寵之頗勝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諡文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贈禮部尚書瑄

一木程未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老亭以還

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皆

始置皇莊

以没入曹吉祥地為官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

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一河必與民爭利非

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以總兵官考其策畧弓馬分別

甲乙武舉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人

學

憲宗皇帝

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字良佐僉都御史韓雍

討廣西獠

守臣奏廣西獠獠流剽廣南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

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

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名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冤。

御史趙敵武進人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竊

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

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

寬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敵言施

行釋于冕還家明年八月復拜官冕先授副千戶遣行人往祭

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

實憐其忠天丁傳誦焉

帝耕藉田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國子監

荆襄盜起

荆襄上游為鄖陽占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

為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欲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

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

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

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雜長漢中守臣以聞請

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饑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往

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

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河南西華

鄖陽諸山谷阨險之區久為連寇淵藪既得此地即營闢林箐而置官司為善後良策豈可棄乎而况理其後饑民屯聚以多輒相維長則是顯擧也而惟應錄以絕盜源可也必原其為饑寒所迫若不即用兵實不免過于姑息至御史劾命撫斬自當通履其地加究詰鐵梁甃而焚其室使盜無圖乃僅謫戍數人而餘奸之徒尚聽其伏匿不出大勢而劉通等遂敢僭號

猶寇妻郡邑養廉臨忠當
行司事者之罪其可道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人有齊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號石龍和尙劉長子等聚眾數萬為亂偽稱漢王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

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命朱永字景長謙之子白圭討之至南

漳隋縣今屬襄陽府連敗賊在是年冬偵知賊巢在豆沙河在鄆陽府保康

縣西北下萬山之中列為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

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俘

斬無算在明年春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燬巫山注見前

太昌後周縣今屬襄陽府圭分兵盛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

降減小炮在明年冬

夏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軌宗文與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迎

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理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等授

劍乞復遂并革董宗

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

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

收乞勅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及浙豫撫按各

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繁昌

人往淮揚內外諸臣請緩征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

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

敵眾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明憲宗皇帝

項忠字蓋臣秀水人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獯
樞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
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
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舊作阿羅者率屬潛居河套，遂逼
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
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至二千里。饒水草外
為東勝衛。即古東勝州。注見前。明初于此置左右二衛。永樂後廢。東勝而外，土地
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保喇
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嚮導，抄掠
延綏，無虛時矣。

韓雍破獯于大藤峽。

韓雍用困兩策其說
雖似可行但猶猶嘯聚無
不據險為巢潛行鈔掠利
則往而攻則深固出沒
所以不常且發為常道
路崎嶇之則首尾難知
困之則無定勢將何
以取勝自不若韓雍其
心腹以靖根株之為得算
也弟以韓人言事何
至不謂時勢乃爾觀所云
在東者宜驅在西者宜困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
斗，延巨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峽。登峽巔數
百里，顧盼可盡。諸蠻倚為與區，中產獯人，藍胡侯，采四
姓為渠魁。又有獯人善傳毒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
獯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為亂，隳城殺吏，所至邱墟。
乞調兵剿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邱濬字仲深瓊山人上書
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獻于
朝。詔錄示諸將。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韓雍曰：不
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賊
之巢穴。我以全師搗之，心腹既潰，餘迎刃解。其趙輔知
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乃倍道馳全州。注見前。破

豈亦未免有私其鄉曲移
焉寧願之見耶

征北... 卷之一百五

陽洞叛苗又自桂林破修仁。唐縣今屬平樂府。荔浦屬平樂府。

諸賊尋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伏道左。願為縛導。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剝腸胃。分掛林箐間。繫繫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

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焚

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追躡至九層崖。在大藤峽北。等山先

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

餘人。斬首二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嶽

中大藤晝沉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斲之。改名斷

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勅嘉勞。召輔還。封武靖

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賊鄒昂等

縣流。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洛容。柳州府北流。隋縣。今屬鬱林州。

丙二年春二月遣石都督李震南陽人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崗。注俱見前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

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明守禦所。後改

鎮遠。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豕獐于桂陽。威

名著西南。苗獠畏懾。呼為金牌李。

南畿大饑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字藝正。吉水人。疏諫。貶福

建市舶司副提舉。百官志。市舶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

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聞朝廷

明憲宗皇帝

援楊博故事起復李賢滿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細常風
 化繁為簡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
 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
 與則未之有也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
 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
 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賢之
 言則必行行必力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
 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逆
 先王之禮謂相誦人黜為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翱以文
 大臣之名節謂相諷人黜為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翱以文
 彥博救唐介事與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
 救之竟不從後賢季尚輅復入閣以為請倫始復官尋
 四方從學者甚眾稱為一條先生久之卒嘉靖中
 斷左論德益文殺金牛山在吉安府萬安縣南
 七月封弟見治英宗弟為忻王潘榮見沛英宗弟徽王
 之藩
 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諡文

李賢在英宗朝相業頗有
 可觀而于景泰時則浮沉
 白金毫無立節所陳中
 興正本十策乃無一語
 勸導竟得謂之矢心精
 白光由郎官受知起擢竟
 不能以譴言正道力陳
 知其負負泰也故不特著
 善過誤之是滋物議也

閣臣得君自三 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人
 主所言無不盡 是卒帝震悼贈太師賢常言內帑餘
 軍則人主必生後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類
 請發帑賑貸恤自前後不可勝計故軍方而官三品大
 臣保舉行之既入營護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
 帝簡用並推之始此當時翕然稱為賢相然自郎署
 受知景泰帝起始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實而其抑葉盛始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定命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
緘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
九制筆不停書八成服其敏捷云
 鎮守開原太監韋助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輩興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羣
 奪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

以妃故不問也 朗鎮開原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

太監李良上言 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

之常未嘗以一笞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議勿許內

批允之

丁亥三年春二月

朔日食

瑪拉噶三上書

許之

時鞏鞫諸部內 保喇弒蒙古勒克哈青吉斯瑪拉噶

殺保喇更立他名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仇殺瑪

拉噶殺所立汗廷阿勒楚爾使使人貢尋渡河掠大同

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別部

長頗羅龜舊作龜今改亦遣人入京帝許之詔永等駐

軍塞上今事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巨

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

比來擊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

萬統以號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

擄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不能用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並承

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母煩玉音自是君臣

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定之異順為過云

三月各商輅復入內閣 驛名至京以故官入閣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三百七十五震勅所在

君臣口對講政務必有
實蹟經筵進講已屬具交
至前日賜議及叩謝山呼
循例數言即謂有當于勤
政斯已歸矣劉定之請亦
欲去其繁文耳史氏遂謂
無一辭相接以異順為定
之難云愛禮存羊而當時
君臣之際隔政務之叢性
亦可見矣

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于是

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字大章桐廬人並乞免上皆慰留

六月遣襄城伯李瑾隆之子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蠻

今四川敘州府興文縣本西南蠻地各大壩都掌元置戎州明降為縣後又改縣曰興文即今縣是也通志蠻有山

都六鄉水都四鄉而山都尤為強悍叛服不常

山都掌蠻叛陷合江注見前等九縣朝議大發兵討之以

謹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尚書信先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

帥至永寧明宣撫司今改縣為敘永廳治分道進所向克捷先後焚賊

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獲鎧仗孽畜無算又討平九姓

苗明史地理志永寧有九姓長官司地今在敘永廳界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為太

平川長官司今廢為大壩營在敘永廳西北分都掌地設官建治山都水都

分地控制之師還瑾進為侯信亦進秩兼大理卿與白

圭同蒞兵部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致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逋負者多

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叅政一南

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字德懋蕭縣人黃仲昭各潛以字行蕭

人檢討莊景字孔吻江浦人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景同疏

進諫

畧曰今川廣未靖遼左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

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

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非仁義

之言乞停止烟火移此視聽明目達聰省

此貲財賑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

帝以元夕張

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晁通判

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懋等在道以言官論

理評事景改南

京行人司副

戊子

四年春三月禁勅感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冒平

弟

太后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番僧扎實巴勒舊作劄實乞靜海地為常住田嘉

善公主英宗女下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

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字寬叔等言洪武永樂年

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

豪怙勢率指為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大地踰百頃古

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恒產哉帝

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實巴勒等所乞還之于民

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

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壽

弟或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字

茂歷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扎巴且勒木燦舊作劄巴以秘密教進封萬行莊

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

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轎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茲進矣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宮端行事鄙狠既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媿文為詹事時方丁母憂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諡孝莊皇后九月葬孝莊皇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方宗北狩后領中宮貴佐迎駕夜哀泣顛天倦即卧地損一殿以哭泣復損一殿及在南宮英宗不自得后曲慰

册故遺命如是

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册及營裕陵賢請營三

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為心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領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尚書姚夔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漢尚有幾諫之義而

不徒以從順為孝况宗廟社稷之所繫乎憲宗徇母后私意以致羣臣與諫不成國體卒之仍從眾議徒顯母后之過又安得謂孝乎至於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益不足論矣

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

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

字上廣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

門外帝命退眾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己至申帝與

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冬十一月都督劉玉

字仲翼磁州人

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今平涼府

固原州明初為開城縣叛酋滿俊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即率所部歸附世以千

戶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

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

多要索遂激眾為亂據石城在固原州西北石城即唐吐蕃石

城在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最稱險固官

軍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眾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玉

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抵石城前軍已屢

敗賊乘勝逐之玉中流矢被圍眾欲退忠斬一千戶以

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太劍會天

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

圍困之有賊夜出汲被獲忠貫其死賜之金帶鈎縱歸

使誘俊出戰伏兵擒焉賊盡殲于是毀石城送俊京師

伏誅

巳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兼翰林學士人

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而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爲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媿無門閹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

諡文安。

下刑部郎中彭韶

字鳳儀

監察御史李琮子獄

太后弟周或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

田

該已乞二縣地六百頃此又欲于其外籍民田也

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

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爲閒田得七十餘頃或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卽爲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戚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于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字強鬱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庚寅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相度興革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晏浙江淳安人侍郎曾

字時叔原傑字子英陽城人黃宗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

大名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賜勅遣之奏斥貪殘吏甚衆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皆不遣使責所在官司恤民察吏。

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字世昌洛人等禦敵延綏。

先是瑪拉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字志道貴之子擊

退之事在四年尋復糾二衛入寇榆林大擾大同巡撫王越

遣寧及楊信等連敗之事在五年至是破羅籠與阿勒楚爾

合別部伽嘉色凌舊作札博勒呼舊作字羅忽今並改正亦入據

河套徠嘉色凌舊居士魯番在哈密西今屬闕展其東為火州即唐高昌縣又東

為柳陳即唐柳中縣其西有交河即唐交河縣治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使

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
為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以越叅贊軍務往
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陞賞而敵據套自如
既而帝以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延議大發兵搜套乃以
武靖侯趙輔為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
綏輔不能禦未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
功而瑪拉噶頗羅鼐稍衰敗伽嘉色凌擊殺阿勒楚爾
結元裔們都塔居套中稱汗伽嘉色凌為太師
事在八年按們都塔舊作滿都魯今改後仿此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

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卹

秋七月皇子即孝宗生于西內

憲宗儲位其妃任其奸毒
一不能檢制終成次劉燕
啄之禍柔閣實無有諱言
但宮闈事秘流傳又豈可
盡悉如所稱後宮有娠者
遭澆害則此而之若極生
於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
其何必嚴又何獨于紀
妃得以病瘳相家而宮婢
鈞治亦肯代為容隱乎皇
子既生即使張敏湯敏敏
縱欲護救亦必潛匿外庭
密為保育又安敢仍留附
近安樂堂之他室吳后復
往來哺養竟不慮萬妃之
稍有知覺乎且裕極故在
而敏之驚稱上未有子出

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通
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墮
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
而恚甚命婢鈞治之婢謬報曰病瘳乃謫居安樂堂久
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同安人湯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
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時
后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
事往來哺養帝與妃不知也
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士英巡撫延綏
時虜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遷安人

於何意且祐極旋即立儲
又豈能隱秘不使萬妃知
之紀護家何與巽往往往
從而祿師不足深信者類
此矣矣

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
米脂宋若元為縣吳堡亦宋若元為縣今屬葭州孤懸鎮外寇以輕
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
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為重鎮寇
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事具前至是應天
巡撫滕昭又變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曰
改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
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二月增設蕪湖荊州杭州鈔關

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字文樞浙江西
安人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字子信澤州人治其北至是河道淤

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

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

于是始命恕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相賢如出為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為太子明年二月卒諡悼
恭傳者謂萬貴妃

害之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勅羣臣修省。條時

政得失。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見閣臣于文華殿。

彗星入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

士彭時商略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

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大

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

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朕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

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

曰。若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

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闕。欲請見計事。安止之。

曰。君不聞。公邪。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若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問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壬辰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時議發兵搜套。事見于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

字廷英。崞人。言。山西預征草豆。每天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旱

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

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前年安南

明世人之不見羣臣大
也。且時輅如果前席據
誠何至不能動聽萬安資
次在後。豈得越眾徑退。即
彼。呼欲出而奏對未畢
又何妨。少留乃竟相率倍
耳。

國王黎瀨攻破占城虜其王盤羅茶全王弟盤羅茶悅
逃山中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
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亦恐啟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
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家屬帝慮安南逆命欲俟其貢
使至賜敕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封命遣給事中陳
俊俊明史作峻按同時有兩陳俊一為戶部侍郎一即此等齎詔往而占城已為
黎瀨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癸巳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革今改卒無子王母主國事
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掠謀據其地成化二年

封王爵詞極哀切帝乃擢巴圖穆爾為都督攝行國王

事又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今改後仿此請襲都督帝許之而不

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里舊作阿力今改後仿此

此自稱蘇勒坦舊作速檀今改乘機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

印去留其妹婿伊蘭舊作牙蘭今改後仿此鎮之兵部言哈密實

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苦峪城名在今西安府淵泉縣東南

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
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
通政劉文四川榮縣人往甘肅經略文等檄哈商及赤斤罕
東默克番部名在哈密北舊作也克力今改後仿此諸部集兵進討

事請未厭敢杖殺
指責為目無國法即云
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
宜和指職分雖微究屬朝
廷一命豈消人所得肆其
並提明代寵任閣臣假以
中權鎮守之設已為羈民

廣德宗子此尚爾復情
幾有何以三懸誓而振紀
綱無怪若輩之日益恣橫
一發奸弊而不可復追也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饑死者相枕籍略無餘齒
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
四十六人已而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登之等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
璋母訟于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

杖也帝命宥之。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龍衣冠于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滅之

自成化初以來邊患日熾至是們都埒博勒呼伽嘉色

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

軍周玉字延璧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在榆林

北林府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北又百餘

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為十覆而身率寧

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

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

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

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